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Sociolinguistics

社会语言学教程

Second edition

R. A. Huds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京权图字: 01-2000-01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语言学教程/(英)赫德森(Hudson, R. A.)著;杜学增导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8

ISBN 7-5600-2007-0

I.社… II.①赫… ②杜… III.社会语言学 IV.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149 号

English edi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This edition of Sociolinguistics, Second Edition by Richard Huds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England. It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Not for export elsewhere.

本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会语言学教程

R. A. Hudson 著

杜学增 导读

* * *

责任编辑: 冀群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600-2007-0/G·901

定 价: 24.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文库



专家委员会

主任 王宗炎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润清	吴一安	李朋义	沈家煊	陆俭明
陈国华	胡文仲	胡壮麟	徐烈炯	桂诗春
顾曰国	戴炜栋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秋芳	方立	王才仁	王立弟	王克非
王初明	王逢鑫	王嘉龄	史宝辉	宁春岩
田贵森	申丹	刘世生	朱永生	何兆熊
何自然	张绍杰	张柏然	张德禄	李宇明
李延福	李行德	李筱菊	杨永林	杨信彰
杨惠中	杜学增	汪榕培	邵永真	陈治安
周流溪	林连书	罗选民	姚小平	祝畹瑾
徐盛桓	秦秀白	贾玉新	顾阳	高远
高一虹	黄国文	惠宇	董燕萍	蒋祖康
韩宝成	蓝纯	潘永樑		

策划 霍庆文

Preface by Hallida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is to be congratulated on its initiative in making these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available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The books are a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 of up-to-date writings on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of linguistic studies, by scholars who are recognized as leading authorities in their fields.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a broad range of materials in linguistics will greatly help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s a disciplin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elping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s into “English linguistics”,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so on which hinder the progress of linguistics as a unified science.

The series is to be highly commended for what it offers to all those want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whether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or in applica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s language teachers. It is being launched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in China for pursuing linguistic studie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succeed in meeting these new requirements.

M. A. K. Halliday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

王宗炎序

近年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贸易急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学外语、教外语、用外语的人多了；研究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人多了；开设这方面专业的高校也多了，语言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多了。就是不以此为专业，学习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也不乏其人。为了给从事这个专业的师生提供便利，同时又帮助一般外语教师、涉外工作者以及汉语研究者开阔思路，扩大视野，提高效率，我们献上这套内容崭新而丰富的丛书——英文版《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文库首批推出 54 部外国英文原著，它覆盖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8 个分支学科。这批书是我们与各地有关专家教授反复研究之后精选出来的。出版这样大规模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丛书，这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们这样做，抱着什么希望呢？总的说来，是遵循教育部关于加强一级学科教育的指示，在世纪之交，推出一套书来给中国的外语教育领航，同时也给一般外语工作者和汉语研究者提供信息，拓宽思路。

我们希望这个文库能成为进一步带动外语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发动机；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运载当代外国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教学方法来到中国的特快列车；我们希望，有了这套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师生就能顺利地进行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读这套书，青年外语教师和外语、汉语研究者能迅速把能力提高，把队伍不断扩大。

以上是我们的愿望，可是从广大读者看来，这个文库是否真的有出台的有必要呢？我们想，只要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客观情况，就知道这套书有填空补缺的作用，是让大家更上一

层楼的扶梯。

我们跟许多人一样，认为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是成绩斐然的，但是某些不足之处也无庸讳言。

在语言研究方面，有大量工作还等着大家去做。汉语语法研究，过去由于结构主义的启示，已经成绩卓著，可是现在虽则引进了功能主义，还看不出什么出色的成果。语料语言学是新兴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机器翻译从 50 年代就有人搞，然而其进展至今不能令人满意。

在语言理论方面，我们不时听到一些片面的、所见不全的论调。有人说，1957 年前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理论语言学，其创始者是 Chomsky；也有人说，语言纯属社会文化范畴；还有人说，搞语言研究只有量化方法才是科学方法，定性方法不值得一提。

谈到外语教学，某些看法做法是分明不值得赞许的。有人以为交际教学只管听说，不管读写，也有人以为教精读课就是教阅读，不管口语。在分析课文时老师满堂灌，学生开口不得，是常见的；教听力课时老师只管放录音，对学生不给半点提示点拨，也并非罕有现象。

上述这些缺点，我们早有所知，现在我们更加明白，必须力图改进，再也不能安于现状了。为了改进，我们就得参考国外的先进理论，借鉴国外的有效措施。眼前这个文库，就是我们上下求索的结果。

在编辑这个文库时，我们在两方面下了功夫。

一方面，在选书时，我们求全，求新，求有代表性和前瞻性。我们不偏爱一家之言，也不只收一家外国出版社之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主干学科固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分支学科可也不忽视。语料语言学、语言统计学是新兴学科，我们收入了专著；句法学、语义学久已有人研究，我们也找到了有关的最新著作。

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

导师为各书撰文导读，为读者铺平道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著包罗宏富，初学者读起来可能觉得茫无头绪。为了助他们一臂之力，本文库中每一种书我们都请专家写了一万字左右的导读材料。哪怕书中内容比较陌生，谁只要在读书前看一下导读材料，读书后把材料再看一遍，一定能弄清脉络，掌握要点。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向爱好泛读的人们提个建议。语言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靠语言与他人协作；通过语言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利用语言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未来；语言又反过来表达着我们的个性和我们充当的各种角色。学一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语言意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利的。我们不妨把此事作为一个项目，列入自己的日程。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王宗炎

中山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导 读

社会语言学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日起，其著述和研究文章就大量涌现，其中由名家撰写或编辑的导论类著作也不在少数，这类书籍少说也有十几种。尽管这类书籍都属于导论的范畴，内容也大同小异，甚至连书名都是一样的（统称为《社会语言学》），但仔细阅读之后便会发现，作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处理手法各种各样，侧重点也不尽相同。R. A. Hudson 所写的《社会语言学教程》便是一本该领域中特点显明的导论书。为了说明问题，下面从几个方面向读者介绍这本书：什么是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背景；本书的写作目的和对象；本书的内容和特点。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或分支之一，它是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学问。

语言与社会相互影响。首先是语言对社会的影响，具体指语言的社会功能。其次是对语言的影响，具体指语言的变异、变体和语言使用习惯上的差异。后一种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具体说，语言是信息的载体、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语言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语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要标志。

由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也必然对语言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各异，接受的教育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再加上各自年龄、性别、民族等方面的差别，使用语言的形式就会有差异，这就形成了语言的变异和变体。语言的变异和变体反映到语音、语调的差别上，反映到语法、语汇的差别上，也反映到语言使用习惯的差别上。

正是由于这一点，有的语言学家在界说社会语言学时是这样来概括的：

社会语言学的任务在于描述“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

(William Bright, 1964)

这个说法很简洁，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语言变异或变体受社会变

量的影响，应该加以研究。但是这种共变的概念也容易模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后来，美国的另一位社会语言学家 Nessa Wolfson (1983) 用一句英语来概括社会语言学的范围：

Who says what to whom, when and how.

这句话暗示了社会语言学的要素：what 代表语言部分，how 代表说话的方式方法，who、whom 和 when 代表社会变量，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场合讲的话。

综上所述，不管语言学家如何界定社会语言学，但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领域，它主要研究的是语言的变异、变体、语言使用习惯上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变异、变体及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

语言和社会的相互影响随着语言的产生就开始了。语言的变异、变体以及人们使用语言习惯上的差异也早就存在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早就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1935 年英国语言学家 J.R. Firth 提出了“社会学语言学” (sociological linguistics) 的概念，类似今天社会语言学重要的分支之一“语言社会学” (sociology of language)。1949 年，美国语言学家 Mario Pei 出版了题为《语言的故事》 (*The Story of Language*) 的专著，重点讨论宗教、家庭、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封建迷信、文学、科学、教育、心理学、地理等社会环境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虽然他在书中论述的都是有关社会语言学的内容，但还没有使用社会语言学这个概念，当然也没有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阐述。1960 年美国另一位语言学家 K.L. Pike 发表了《语言与人类行为结构理论的关系》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也涉及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社会语言学”这个概念是 1952 年由美国语言学家 Haver C. Currie 提出来的，但这门学科的兴盛并进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还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事情 (Hudson 则认为应该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 William Labov 和 Dell Hymes。前者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开城市方言研究的先河；后者则创建了“话语文化学”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这些都是社会语言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领域。

社会语言学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并引起人们强烈的研究兴趣是有原因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北美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由 Chomsky 创建的转换生成语法 (T.G. grammar) 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延续到 60 年代，现在人们仍在研究。毫无疑问，这些学派对语言学的研

究和发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它们也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不能解释社会交往中活生生的语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或研究方法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仔细研究这一时期有关社会语言学的文献，我们发现有三个原因直接导致了这一新兴学科的迅速发展。首先，这一时期，即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的语言学界，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能为语言学的理论找到更为可靠的实验基础。其次，语言学家确信，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诸如阶级出身、家庭背景、受教育的程度、社会地位、性别、年龄等是语言学研究的正常的题目。通过这种研究进一步揭示语言的本质和规律，加深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以便找到语言学理论的坚实基础。与此有关的是通过实证研究而建立或获得的语言学的理论和知识，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用来解决急需解决的教育问题。

社会语言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出现引起了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极大兴趣，并进而推动了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Charles A. Ferguson 说过一段话，准确、生动地描述了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出现所表现出来的惊讶和兴奋的心情，大意是：

如同任何新兴的边缘学科一样，社会语言学这一领域中那些出人预料的发现令人兴奋，并进一步激发人们去寻找以前互不关联的语言理论和学科之间的关系。当 William Labov 的研究显示，语言变异是纽约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最准确无误的标志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大为惊异。社会心理学家对世界各种语言的代词的称谓体系赞叹不已。当美国语言学家 Roger Brown 的研究显示，语言的这种变异现象可以通过有限的社会因素加以解释时，语言学家就感到更为吃惊了。心理学家确信双语对个人来说是不利的，当研究证实，双语现象在许多社会的精英分子中普遍存在时，他们变得目瞪口呆。对此倍感惊讶的还不止以上这些人，政治学家、方言学家、各类的社会学家都感到惊讶不已，因为他们过去很少注意到人类社会语言变体的各种功能。

社会语言学的出现和发展自然导致了大量科研成果的涌现，其中有论文、专著及导论类的著作。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社会语言学的导论就有十几种之多，多出自名家之手。虽然这些著作都冠以“社会语言学”的标题，但其侧重点则各不相同，这不仅反映了作者自己对这一新兴学科的认识和理解，也反映了这一学科的复杂性。

社会语言学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其中又有若干个分支领域，比如：语言社会学、话语文化学、话语定量研究、语篇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语言与性别等。我们下边要介绍的《社会语言学教程》就是社会语言学导论中的一种。

R. A. Hudson 是英国的一位语言学家，多年来主要从事语言理论的研究，但同时，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他就任教的大学讲授社会语言学这门课程，并指导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他多次与主要是英国的一些社会语言学家讨论该领域的一些感兴趣的题目。这些有益的经历使他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语言学的最基本的观点，并于 1980 年出版了这本导论书。此后，关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才有了新的发展。作者本人经过 16 年的研究和探索，对社会语言学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对原书进行适当的增补和删节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作者在第二版前言中说，新版与第一版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也应该这样，因为二者相差有 16 年之久。

关于写作这本导论书的目的和对象，作者在本书第一版的序言中说得清楚：向该领域的新人提供有关社会语言学的知识，激发他们对社会语言学的兴趣；同时，提供一个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使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与语言结构的理论，即理论语言学联系起来。作者又说，本书所讨论的多是语言和语言学研究人员感兴趣的题目，但同时希望其他学科领域（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里的研究人员能够通过本书看到：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对于纯粹搞语言理论研究的人员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理论语言学家，作者对自己研究领域里的一些传统观点和做法毫无顾忌地进行了批评。从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研究领域里的确有许多值得批评的地方。同时，他也试图把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对语言研究的积极贡献表述清楚。

本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语言变体；

第三章 语言、文化和思维；

第四章 作为社会交际的言语；

第五章 言语的定量研究；

第六章 语言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

第七章 理论概括。

在绪论中，作者首先对社会语言学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接着他又阐述了社会语言学与语言学的关系，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的关系。本章第二节用了较大的篇幅说明，要把语言与其社会背景分离开来远比人们想像的困难。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英语、法语、日语等语言相对来说独立于说这些语言的社会，比如说，我们原则上只要了解法语的词汇和语法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了解说法语的法国人。但是，一旦我们把语言作为一个题目来研究，社会问题就无法忽略了。这些论述再次说明了语言与社会的密切关系，研究语言而不涉及社会背景是做不到的。

在第二章中，作者集中讨论语言变体。语言变体是社会语言学重点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这在前面已经说到。本章讨论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变体，其中包括：语言、方言（地区方言和社会方言）、语域、标准语言（或标准语体）、双语中的高层次语体和低层次语体、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等。但是通过这些讨论，作者认为关于对语言变体的结论实际上却是否定性的。这从下面几点中可以看出。首先，把同一类型中的变体形式加以区分，如语言与语言、方言与方言等有相当多的问题。其次，把一种类型的语言变体与另一种类型的语言变体，如语言与方言、方言与语域、普通语言与克里奥耳语、克里奥耳语与洋泾浜语等加以区分也有严重的问题。再次，作者建议，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令人满意的办法就是完全回避“变体”这个说法，不把它作为一个分析或理论研究的概念，而集中研究单个的语言项目，对它们进行社会性的描述，说明谁使用它们，什么时候使用它们。这一章还讨论了语言社区这个重要概念，由于不同的个人认为自己属于不同的语言社区，而且由于双语或多语现象的存在，因此要找到一个界定语言社区的客观的、绝对的标准是困难的。

第三章主要讨论人类语言的语义系统、语义模式和其他知识，即文化和思维之间的关系。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观点认为语言既是独特的，也是独立的。这一观点最近受到了认知语言学的挑战。本章的讨论也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作者认为，一种语言的语义系统和说这种语言的人的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并不紧密。语义系统的变异是很大的。文化有相对性，语义也有相对性。作者认为，关于这一章的最概括性的结论就是，语义和其他知识是无法分离的。换句话说，语言知识明显地不可能或者根本不可能独立于文化知识之外。

本书第四章重点讨论社会交际中的言语问题，即在某些特定场

合，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发出的或短或长的语言项目，具体指：谈话、吵架、玩笑、委员会会议、访谈、介绍、上课、逗笑、闲谈等等。通过本章的讨论，作者试图说明，言语在类型上与其他社会行为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有把言语看作是社会行为时，语言结构的一些方面才能加以描述。

本书的第五章：言语的定量研究。这一部分是该书的核心部分，主要讨论言语的变异形式。言语的定量研究与理论语言学密切相关，因为它涉及到理论语言学家所认为的语言研究中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语言、词型和结构等。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言语的变异形式表现在语音、语汇、句子结构等方面。这种变异受社会变量的影响，可以通过收集语言素材，进行定量分析而找出变异的规律。作者也介绍了言语定量研究的一些方法。尽管它们仍然有一些问题，但一般说来都简便易行，行之有效并富有成果。作者还努力为言语变异找到理论根据，使社会语言的变异形式在一个总的语言结构的理论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并使变异现象与面子（face）、礼貌（politeness）等概念吻合一致。通过本章的讨论，作者试图说明，对于单个人或社区来说相同的语法是不存在的，但说话人却非常巧妙地运用变异形式来确定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

第六章主要讨论语言不平等的问题。作者认为 20 世纪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最为货真价实的成就就是摒弃了（至少在专业语言学家中）所谓一些语言或方言比另外一些语言或方言更好的观点。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言语差异。这种看法被浓缩在一句口号中：语言学应该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作者认为，语言不平等有三种表现形式：主观不平等、狭义语言学不平等和交际不平等，而这种语言的不平等又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

最后一章（第七章）是理论概括。作者试图建立一种理论框架，把以上各章中讨论过的一些见解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作者指出，社会语言学的强项是它具有实证研究的坚实基础，这些具体的实证研究既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一个严重的弱点，因为它缺乏一个总的理论框架来说明这些具体实证研究。作者在本章中所作的理论上的概括是一种大胆的创新举动，因为他对语言学研究一些人们最为认可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本书所阐述的都是有关社会语言学的基本题目，也是学习语言学的学生或对社会语言学感兴趣的人们必须了解的一般知识。与同类书

的不同之处在于本书的题目更概括，更理论化，更具启发性。作者时时处处都把社会语言学的观点、看法和研究成果与理论语言学的传统联系起来，提出批评或表达自己的新看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不仅是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必读的教科书，而且也是语言学的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把社会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在序论一章中讲解得十分明晰和透彻。社会语言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涉及语言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交际学等人文学科，不把这些关系弄清楚，初学者不仅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而且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具备哪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从事该领域中相关题目的研究。

我认为，该书不仅反映了社会语言学的最基本的观点，而且把该领域中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包括了进去。作者在第二版的前言中说，修订版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新的。书中的一些改变出于各种考虑。首先，作者自己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读者可以在第七章“理论概括”中看到有关他改变观点的解释。其次，作者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中期，社会语言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比如，关于变异规则（variable rule）的观点似乎已经消失；一些新的观点产生了，并被许多研究者接受，如面子、礼貌等；一些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如各种各样的语言性别差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一些研究领域发展成为公认的独立学科，如语篇分析、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的研究等。这样看来，我们说这本导论书代表了社会语言学的最新发展是不过分的。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读者会发现它的第四个特点：书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批评精神。作者是一个理论语言学家，精通语言结构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对社会语言学的观点绝不因循守旧，排斥“异端”；相反，他却毫不顾忌地对传统语言学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而且他认为，在理论语言学这个研究领域里的确有值得批评的地方。比如，多数理论语言学家认为，社会语言学及其主题，即语言的社会功能与他们的研究是不相干的。Hudson 认为，这种传统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么多的语言学家把语言的社会功能与语言的内部机制割裂开来与语言的历史有关。现代理论语言学家从他们的先师那里承继下来这一观念，这至少要追溯到 20 世纪初叶结构主义的一套理论。但是需要讲的是，语言学或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应培养一种善于观察，

敏于思考，有独立见解，敢于批评的学术精神。这种基于事实，令人信服的批评是学术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

本书的第五个特点是，作者受社会语言学的启示，看到理论语言学研究中的不足，试图把社会语言学的知识与语言结构的理论联系起来，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在本书的第七章中表述得十分明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在书中所展现的一种创新精神。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只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而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勇于突破，不断把本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

最后，我还要说，这是一本导论书，主要以社会语言学的初学者为阅读对象，本书的语言平实流畅，作者常常运用比喻把一个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而又不乏味。本书并不要求读者一定要有专业知识或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读懂，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普及读本。当然，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它又不失其严谨性、准确性和科学性。我认为，R. A. Hudson 的这本《社会语言学教程》是该领域中不可多得的好书。

主要参考书目

- Bright, W. and Ramanujan, A. K. 1964.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Linguistic Change*. in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Cambridge.
- Ferguson, C. A. 1971.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Us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 A. 1971. *Sociolinguistics: A Brief Introduction*.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 Hudson, R. A. 1996.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ymes, D. 1974.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Pride, J. B. and Holmes, V. (ed.) 1972. *Sociolinguistics*.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 Trudgill, P. 1983.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 Wardhaugh, R.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and F20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Wolfson, N. and Judd, E. (ed.) 1983.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Newbury House.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 as it ought to be, after sixteen years! Over a third of the text is completely new; I have added a whole new chapter (7: Theoretical summary) to replace the very short ‘Conclusions’ in the first edition, and nine new sections to compensate for fourteen which I have removed.

Some of the changes were needed because of changes in my own ideas; the new theoretical summary is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se ideas. But most of them reflect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since 1979. Some ideas appear to have died: variable rules, panlectal grammars and restricted codes. Some new ideas have been born (or at least grown very fast): face, politeness, accommodation and prototypes. Some research areas have expanded enormously: sex differences of all kin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ought; and some have turned into well-established separate disciplines which no longer need a place in this book: discourse analysis and pidgin and creole studies. The parts of sociolinguistics that were already bearing fruit in 1979 are still producing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findings.

Sociolinguistics is much more accessible now, thanks in part to a monumental research aid,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which is very strong on sociolinguistics, plus other important sources such as the smaller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and Labov’s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 not to mention a host of excellent textbooks which have appeared since my own (especially Fasold 1984, 1990, Holmes 1992, Wardhaugh 1986). Another major research aid which did not exist at all in 1979 was the internet, which has allowed me to conduct two tiny research projects without leaving my desk – one on sex differences (used in 5.4.4), and the other on naming (4.2.3).

Apart from these major additions and deletions I have changed numerous details. One very general change is the removal of sexist language, a source of great embarrassment to me now. In 1979 even sociolinguists wrote sentences like the following (from page 5 of the first edi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olinguis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is very much one of emphasis,